

破戒

島崎藤村著

平明出版社

破

戒

島崎藤村著

平白譯

新譯文叢刊

新譯文叢刊

書號 298

破 戒

進口紙本定價一元二角五分

著 者 [日] 島 崎 藤 村

譯 者 平 白

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印刷者 華 文 印 刷 局

(上海濟寧路143弄4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開本：762×1067 1/25

印張：12 8/25

字數：219,000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1—5500



1313
22

破

戒

第一章

在蓮華寺裏，把面積很大的僧房隔出一部分來，租給客人居住。瀨川丑松突然想遷居，就租定了接連僧房樓上拐角處的房間。這個寺是信州①下水內郡飯山鎮②上二十好幾個寺院之中的一個。是一個眞宗③教派的古刹。站在樓上面倚窗而望，可以隔了古老的公孫樹看到飯山鎮的一部分。飯山這個小鎮不愧是信州地方佛教的中心，還保存着中世紀的面貌。房屋構造是奇異的北地式樣。從用木板鋪蓋的屋頂，冬季防雪用的特殊的披簷起，乃至於隨處矗立的寺院和樹梢，——總之，香煙繚繞中的鎮上的一切景象，都是古香古色的。從樓窗裏面望過去，特別顯目的就只有丑松現在供職的小學校

① 信州，日本封建割據時代信濃國之別稱。今日本長野縣地方。爲日本本州中部地方山嶽高地。今長野縣轄長野、松本、

上田三市及上水內、下水內、上高井、下高井等十六個郡。

② 飯山鎮，在千曲川旁，在日本封建時代爲信濃國、越後國間交通要驛之一。今屬下水內郡。

③ 眞宗（淨土眞宗）爲日本佛教一派（俗稱門徒宗，一向宗）。主張信仰絕對他力，排斥艱難繁瑣之『萬善清行』。爲一種『在家往生』佛教流派。日本眞宗創始者親鸞上人，娶妻肉食，爲『在家往生』示範。

的白色建築物。

丑松所以要遷居，實由於在他現住的公寓裏發生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本來寺院伙食也不便宜，對於這樣的住房沒有人會滿意的。牆上糊着紙，但是顏色已經燻黃。粗陋的壁龕裏，掛着一幅紙裱的立軸。此外就只有一隻舊火鉢[㊟]。是這樣一間靜寂的有遺世之感的僧房。這些映在小學教師丑松——目前處境中的丑松的眼睛裏，更引起無限的淒涼感覺。

在他現住的公寓裏，發生了一件事情。大約在半個月前，有一個叫做大日向的財主，爲了要住飯山醫院，帶了一個隨伴從下高井地方來此，曾暫時在公寓所裏歇宿。不久就住進了醫院。他手裏有錢，住着頭等病房，扶着看護婦的肩膀在長長的走廊裏走來走去。這中間他的豪華自然很惹人注意。也不知道最初是些什麼人因妒嫉而議論紛紛，就立刻有人喊出來：『他是穢多！』[㊟]。很快就傳遍了許多病房，住院病人全體騷動起來。將起袖管脅迫院長：『趕他出去，立時立刻！否則，我們全體退院！』儘管有錢，也沒有法子和人種的偏見抗衡。某日黃昏時分被裝進轎子抬出醫院。轎子一直抬到公寓裏。醫院院長每天來出診，而這回公寓裏的人們不答應了。恰巧丑松在一天工作完畢後疲倦地回到公寓來的時候，大家正在吵嚷着：『把老婆子喊出來！』毫無顧忌的客人衝口罵着：『不乾淨！不乾淨！』丑松心裏面很憤激。『什麼叫做不乾淨！』他暗自同情着大日向的不幸，嘆恨這種

① 室內取暖之火盆。儲灰，以木炭爲燃料。

② 參閱附篇「野間宏：論破戒」，203頁。穢多因在一地聚居一處，自成部落，亦稱「部落民」，舊法禁與部落外人交際、同居、通婚嫁等，甚至禁同火。原刊本凡用「穢多」者，在修訂本中一律改用「部落民」字樣。

不講理的非人待遇，感慨極多種族的悲慘命運。——原來丑松自己也是一個穢多。

看起來，丑松是一個純粹的信州北部的人。無論誰看起來，都會認定他是在佐久、小縣①一帶山嶽裏面成長的青年。名義是正教員②。他的畢業成績優等，是在二十二歲的春天在長野師範畢業的。丑松一離開學校，就到飯山鎮來工作，而今已經整整三年頭了。飯山鎮上的人們都只知道他是一個熱心的青年教員，却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實際上是一個穢多、一個新平民。

蓮華寺住持的妻子年紀五十上下，穿着茶色的細花褂子，瘦削的白白的手裏握着佛珠串，走進房來，立在丑松前面說：『那麼，您準備什麼時候搬來呢？』本地人對於這位帶髮的尼姑，一向都尊稱她做『師太』。她雖是一個老輩，却多少受過些教育，同時口齒伶俐，彷彿對於都市生活也是熟悉的。她臉上露出關切的樣子，習慣地低聲唸着佛，是在等着對方答覆的神氣。

這個時候丑松心裏面也在思索。他很想說明天就搬過來，今天晚上就搬過來。無奈手頭的錢不夠搬家。他手裏只有四角錢。四角錢當然搬不了家。目下住着的公寓的房租也不能不付。薪水要到後天才能領到，在領到以前不管自己高興不高興，都非忍耐下來不可。

『這麼辦。決定後天午後搬。』

『後天？』師太驚訝地看着對方的臉。

『後天搬就那麼奇怪嗎？』丑松的眼睛裏突然放射出光芒。

① 均長野縣屬北部郡名。

② 日本官立學校之教員均由政府聘委。中小學教員有『正教員』及『準教員』之區別。

『噲——後天不才二十八嗎？奇怪也沒有什麼奇怪的，不過我是想着您也許出月才往這兒搬哩。』

『嗯，那倒也很對。不過我也因是忽然想起來要搬。』丑松淡然取消了前言，並且故意改變了話頭。公寓裏發生的事件激烈地擾亂了他的心情。但是他又害怕被問到這事，也怕談到這事。他的脾氣本來就是這樣的：只要牽涉到穢多的問題，他就永遠避而不談的。

師太嘴裏唸着：『南無阿彌陀佛！』也不再加深問了。

二

五點鐘離開了蓮華寺。——他在學校裏一天的工作完畢後就直接上蓮華寺來的，所以他還是穿着上課時候的服裝。舊西服上滿是粉筆末子和塵埃，胳膊窩裏夾着包有書本筆記之類的包袱，腳下登着木屐，腰裏掛着飯盒。他現在是在回到鷹匠街的寓所的途中，他的心情正是許多勤勞者在人羣中間感到的那種羞縮的心情。各條街上的房屋映在秋雨以後的夕陽裏面，人們充塞在溼溼的道路上。其中也有站定了望着丑松走過去的，也有相互竊竊交談着的。也有的帶着非常輕蔑的神色，彷彿在說着：『在那兒走的是個什麼人呀？——哦，是個教員嗎。』丑松想到這些人就是自己教養着的學生們的父兄的時候，就感覺到悲哀、感到憤怒。他突然不愉快起來，急步向前走。

元街上最近開設了一家雜誌書店。店門口張貼着引人注目的用粗筆道寫的新到書誌的廣告，其中有豬子連太郎著的懺悔錄，並且還註明了定價。——他曾在報紙廣告上見過這本書並且期待着它

的刊行了。丑松佇立在廣告前面，一想到猪子連太郎的名字，心胸就彷彿在鼓動了。他看見有兩三個青年立在店門口，像在那裏搜求着什麼新出的雜誌。丑松把手伸進褪了色的褲子口袋裏，暗自掂弄着口袋裏的銀幣，在雜誌書店前面來回不知道走了多少次。只要拿出四角錢來，就可以買到那本書。然而現在買下那本書，明天一天之內就一文錢也沒有了。搬家的準備不着手辦也不行。由於這些思想的抑制，他走開了一程，但是不久又折回來，猛然鑽進了書店的門簾，拿起書來一看，那是一本用粗糙的洋紙印刷還帶有一些印油氣味的書，黃色的封面上面印着懺悔錄幾個字。爲了貧窮的讀者也買得起，特意選擇了樸素的形式出版，這一點很明顯的表現了這本書的性質。啊，像丑松這樣貪讀書的年齡，生活在無數青年讀着書追求着知識的時代，他哪能不讀書不求知呢？求知和饑渴時求飲食是一樣的。他終於拿出了四角錢，買下了所希望入手的書籍。雖然是僅有一點點錢，但是精神上的慾求比那個更要緊得多呀。

丑松抱着懺悔錄——他付了錢出來，精神感到委頓，向回公寓的路上走時，忽然半路上遇到學校裏的同事。一個叫做土屋銀之助，原是師範學校讀書時代的同學。另一個年紀還輕，是最近被聘作準教員的人。看他們二人慢慢走過來的樣子，可知他們是在散步。

『瀨川兄，時候不是很晚了嗎？』銀之助舞動着手杖走近過來。

正直而且友情的銀之助立刻看到了丑松的臉色。深澄的眼神失去了以前快活的色彩，而帶着形容也形容不出來的不安的光芒。

銀之助心裏想：『啊，他的身體健康一定不好吧。』從丑松嘴裏，聽到了他正在尋找寓所的事情。

『找寓所？你這人可真愛搬家呀。——你搬到那兒不才沒有多少時候嗎？』銀之助天真地問着，而且是從心坎裏面發出來的那樣笑着。這時候銀之助看到了丑松拿着的書，就把手杖夾在胳膊窩裏，說：『給我看看！』把右手伸了出來。

『是這個嗎？』丑松帶着笑把書遞過去。

『哦，是懺悔錄嗎？』準教員也靠在銀之助的身旁看着。

『你總是愛讀豬子先生的作品哩，』銀之助說時，看了一眼黃色的書封面，略略翻了一翻書的內容：『對呀對呀，報紙廣告上面也登過的。——咦，就是這樣一本書嗎？——是這麼一本樸素的書嗎？你是一貫愛讀他作品的崇拜者哪。哈哈……你談話中時常提到豬子先生。這一下又要聽你談起他來了！』

『瞎說八道。』丑松笑着把書接了過來。

夕靄低垂滿空中，各處的燈火已經亮了。丑松說着後天往蓮華寺搬的事，和友人分了手。走了一會回過頭去，看見銀之助依然立在道路一旁動也不動地在看着自己。又走了五六十步回過頭去，友人彷彿還停立在原來的地方。晚上的炊煙籠罩在鎮的上空，丑松還矇矓地看到了俏然的友人的形影。

三

走近鷹匠街的公寓的時候，遠近傳來一片的敲鐘的聲音。大概各個寺院夜間的修行又開始了。剛走到公寓門前的時候，聽到了在附近警戒着的人的脚步聲音，恰好是在提燈的光亮照着暮色蒼蒼的

道路，路中間有一乘轎子抬了出來的時候。大概是那個財主在溜走吧。丑松同情地默然直立在那個地方觀看，看到了那個伴護的人，知道猜想的沒有錯誤。——雖然同住在一個公寓裏，丑松却始終沒有看見過大日向的面。只是那個伴護的人時常提着藥罐子進進出出的，所以他認得。那個非常高大的漢子而今把衣裳撩起來掖在腰裏，正在出心出力地護衛着主人，指揮着人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立在那裏的丑松的出身和他一樣，而且他似乎在機多裏面也是一個地位卑微的人，所以竟顯出驚恐的樣子，道了一聲勞駕，在丑松的身旁怯怯地穿行過去了。還聽到主婦在門口說『祝您快樂』的聲音。望過去公寓裏面秩序混亂得很。人們都在激昂憤慨地故意大聲使人聽見地交口臭罵着。

『謝謝您多破費了。——希望您多保重！』主婦又跑到轎子旁邊這樣說。轎子裏面的人一響也沒有響。丑松默默地立着。眼看着他被抬走了。

『叫你抬頭看一看！』這是寓所的人們最後喊起來的凱歌聲。

丑松的臉色有點兒蒼白，鑽進公寓的房簷的時候，人們還聚集在長廊裏，都像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似的，有的怒聳着肩膀走，也有的蹂得地板亂響，還有好事的人抓了鹽在院子裏面撒^①。主婦取出打火石來，格答格答打着，說是『淨火』。

哀憐、恐怖、種種的思想在丑松的胸中猛烈起伏着。想到那個在醫院裏在公寓裏被趕出來，受着虐待和恥辱默默地坐在轎子裏被抬走的那個財主的命運，想那個轎中人必然在悲哀的血淚中哽咽着吧。那個大日向的命運眼看也就是生爲穢多的每個人的命運。這樣一想，那就決不是和自己漠不相關

① 日本人以鹽爲潔淨物，往往在惡那不吉處撒之。

的事情了。從長野師範學校時代起，到上這個飯山地方來當了教員爲止這個時期內，他一直是滿不在乎，覺得自己和普通入一樣，從來沒有想到有什麼危險、恐怖。到現在才回憶起自己的父親來。丑松的父親而今是一個牧夫，在烏帽子嶽○的山麓放牛，過着和隱士一樣寂寞的生活。丑松想起了西乃入牧場。嘴裏叫着：『爸爸！爸爸！』在自己的屋子裏面來回的走。他突然想起了父親的話。

在丑松初離開父親膝下的時候，父親顯得對於他的獨子的前途非常關切的樣子，講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給他聽。把一族祖先的故事講給他聽，也是在那個時候。他們這一族也和住在東海道一帶的許多種多族一樣，是和漂流到日本並且歸化日本的外國人——朝鮮人、中國人、俄羅斯人以及其他從不知名字的海島上來的人——的子孫不一樣。他們這一族的祖先是逃亡的武士，雖然貧困，却並不是沾染罪惡的人們。父親又添上說，生爲種多後裔的立身處世的秘訣——唯一的希望，唯一的方法，就是『隱瞞出身』，此外再沒有第二條道路。父親教他說：『不管在什麼樣的遭遇下，不管遇到了什麼人，萬萬不可以告白出來！要知道一旦因爲憤怒、悲哀而忘記了這個戒語，那時候就立刻要被社會拋棄了！』

所謂一生的秘訣，就是這樣簡單。戒語只是三個字：『要隱瞞！』這三個字包括了一切。然而丑松那個時候心不在焉地，只是想着『爸爸說的這些是什麼呀』，這隻耳朵聽進來，那隻耳朵就鑽出去了。他一心只想着上學的快乐，飛奔出了自己的家。在快樂的空想的時代裏，一直是容易忘掉父親的戒語的。然而現在丑松像從少年突然變成了大人。突然認識了自己。感覺到像是從愉快的鄰人家裏

○ 烏帽子嶽，在長野縣東北縣界（小諸正北方），爲日本中部山嶽之一，海拔二〇六六公尺。

回到了索然無趣的自己的家裏來一樣。而今丑松自己也意識到非隱瞞不可了。

四

丑松仰臥在地蓆上面，一動也不動地思索了一程以後，感到疲倦，睡着了。突然醒過來，眼睛巡視一下屋內。記得應該是沒有點燈的，然而現在却已經點上了洋燈，發着黯淡的光。屋子角落裏放着晚飯。自己身上還穿着洋服^㉑。丑松自己覺得睡了總有一小時多。門外有瀟瀟秋雨的聲音。他爬了起來，把飯格^㉒拉到身邊，一壁望着剛才買來的那本書的黃色封面，一壁吃着晚飯。掀開飯桶的蓋子，一聞到菜飯的味道，就嘆了一口氣，胡亂吃飽了肚皮。把懺悔錄打開，先就火點上了吃剩的紙煙頭。

這本書的著者——猪子蓮太郎的思想被認為是反映了目前的下層社會的『新的苦痛』^㉓的。可是也有的人抱着非常歧異的看法，竟說作者是一個第一等善於自我宣傳而非常討厭的人。作者的筆下的確永遠具有一種神經質。蓮太郎終於是一個離開了自己就沒有什麼話說的人。但是只要一度讀了他的著作，任何人都會認出作品的特色來：分析尖銳，觀察緻密，而且富有吸引人的力量。蓮太郎研究了多數的貧民、勞動者以及新平民的生活狀態，不倦不撓地努力去掘發在社會底層奔流着的清

㉑ 日本人賃居公寓、民房，大抵同時包伙食。伙食送到寓客住室內。又日本人穿洋服者，一般均於回寓後即換着日本便服，以一般寓所均日本式建築故。室內鋪草蓆，隨處可以坐臥。

㉒ 旧人飲食，飯菜每人一份，置木製的飯枱（有足）或飯盤（無足）中，其名爲『膳』，即我古人所謂『案』。

㉓ 明治維新後，形式上撤消『穢多』『非人』稱呼，視同平民，然一般以『新平民』稱之，依然受歧視，故云『新的苦痛』。

水，不但這樣，他還把那個擺到讀者面前，正面反面地加以說明。他的筆法是，只要認為不容易理解的地方，一定反反覆覆地去敘述，非使讀者讀了以後在思想上接受不止。不過蓮太郎是在心理研究的基礎上去分析問題，而不是從哲學或是經濟方面去分析的。他的文字裏面安排思想像安排岩石那樣，所以非常露骨，正因為這樣，反而具有動人的力量。

可是丑松所以愛讀蓮太郎的著書，理由還不止如上所述。豬子蓮太郎是一個新的思想家，同時也是一個鬥士，而蓮太郎和自己同樣是穢多出身，這一個事實給了丑松的心靈以莫大的感動。——照丑松的想法，是把蓮太郎作為自己的私淑的老前輩看待的。他正因為受了這位老前輩的感化，才強烈地意識到既然同樣是人，自己這一羣斷斷沒有應該受到蔑視的道理。因此，只要是蓮太郎的著作，丑松一定要買了來讀。雜誌上要有蓮太郎的名字，他一定要翻閱一遍。丑松越讀，越受到這位老前輩的影響，要向着新天地的方向邁進的決心也越加堅決了。不知不覺間，生為穢多的悲哀的自覺抬頭起來了。

這一次的新著作開頭第一句話是：『我是一個穢多！』其中非常生動地描繪了同族的失學和落魄。其中還記敘了許多正直的男女只因為是穢多出身而被社會拋棄掉的情況。其中像是可以聽到熱情的男性的嗚咽的聲音那樣，寫出了著者的煩悶的歷史——從追求精神的自由而不能得，在不調和的社會裏一直苦惱懷疑的過去的悲歡的回憶，到期待着黎明的天空一樣踏上了新的生涯為止的歷史。

新的生涯，——那是因為蓮太郎偶然進入絕境而開關的生涯。他是信州高遠[○]人。他在長野師

○ 高遠為長野縣南部一個地名。屬上伊那郡。

範担任心理學的講師的時候，——那還在丑松入學以前——從也是打信州南部來的兩三個學生的嘴裏透出來他是穢多的後裔。到了全校風聞講師中有了穢多的時候，全體都因驚愕和懷疑而動搖了。有的人根據達太郎的人物，有的根據他的容貌，有的根據他的學識，都認為他不可能是穢多出身，竭力主張那是謠言。另外一部分教師中間由於嫉妒喊出了『驅逐』『驅逐』的話語來。假使沒有人種的偏見，也就不會在基西耐甫①出現虐殺猶太人的事件，西洋也不會有『黃禍』之說的喧騰了。然而在這正氣消滅邪氣上升的世界，有誰肯出來說一句放逐論不對頭呢。在達太郎最後自白身世和衆多的校友告別的時候，竟沒有一個人爲這位講師流一滴同情之淚的。達太郎走出了師範的校門，從此拋棄了『爲學問而學問』的態度。

懺悔錄裏面就很詳細地記述了當時的情況。丑松大約是深深感到切膚之痛，一再把讀着的書闔上，閉了眼睛，難過得讀不下去了。同情這種心理頂怪，有時候反而而不願意心和心接觸得太緊密的。本來達太郎的文筆，與其說是使人痛痛快快地讀下去，倒無寧說是啓發人深思的。丑松最後離開了書本上面所寫的東西，一邊讀着，一邊却只顧思索他自己一生的事情。

丑松能夠平平靜靜地生活到現在，主要是由於少年時代以來的境遇。他本來出生在小諸②的彼街（原註：即穢多街），是散佈於北佐久高原一帶的四十戶新平民之中稱爲『頭兒』的一戶的後裔。一直到維新前爲止，他的祖先代代的職務是獄卒和捕手。官長對他們的酬報是免繳租稅，還另外給些

① 羅馬尼亞的一個地名。

② 小諸，爲長野縣偏北部一個鎮。亦位於千曲川畔。屬北佐久郡。